

打黑新闻为何“错登”文娱版

↓谨防打黑被娱乐化 成都商报 10月15日 作者 隐之

成为以前的重庆;如果黑帮也已经成了气候,就要赶快学习重庆对黑帮施以重拳。

“黑”到如此程度的。

当然,适当曝光一些黑帮老大荒淫糜烂的生活,或可让人们更具体地了解黑帮的暴利程度。但必须看到的是,黑帮成员的私生活内容若非与犯罪有关,则即便再离奇也不应该被过多关注。因为黑帮于社会最大的危害,并不在此;黑帮事件于社会的真正教训,亦不在此。如果过多关注这类不乏“八卦”成分的内容,则这桩沉重的社会事件的价值和意义,有可能会被削弱。

重庆市一年摧毁了上百个黑帮,对全国来说都应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件。在这样一座城市中,黑帮竟然能如此成气候,这既不单单是一个治安问题,同时也远不是重庆一地的问题。也许对许多城市来说,都存在着一个如何“以重庆为鉴”的问题——如果不存在严重的黑帮,要注意不要

所以,重庆的黑帮及其保护伞纷纷落网受审,这固然大快人心,但该事件本身无论如何都是相当沉重的。其上百个黑帮从形成到覆灭过程中的种种,理应当被当做政治管理、法治完善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标本,从各个角度进行严肃剖析,深挖细掘,找寻根源。

在这一意义上,即便重庆的这些“黑帮故事”涉赌、涉毒、涉性、涉暴力、涉保护伞……随便拿出一件,都可以作为黑帮电影的原始素材,但在目前,这些故事却还远不到可以发挥其“文学作用”的时机。面对重庆上百个黑帮的覆灭,我们目前仍然有理由感到后怕和担忧,当务之急仍是为消除各地的黑帮坐大的不良环境而努力,而不是这么快就

对其故事做娱乐化解读。

[现代快报再评]

感觉该文作者比较单纯。讲的虽然有道理,却不谙国情,不通当下的人心。“黑帮”问题绝不是重庆才有才那么黑。“打黑英雄”堕黑道的新闻我们也看过不止一两回了,比如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沈阳刘涌案。而媒体很难挖到猛料,于是就炒这些花边新闻,这有什么好奇怪的?女人有权有势有钱也疯狂,武则天就是古例,不难理解。渲染半老谢娘的荒淫和黑道大佬的豪奢,似乎也间接表达了人们对当下“为富不仁”和贫富悬殊半是妒羡半是怨念的情绪,至于这种认知是否完全真实,利害如何,却顾不得了。这种情绪是危险的,但如何消除公众这种情绪化认知,媒体和公众的有效监督才是治本之道。

白毛女嫁黄世仁 别扯上爱情

↓对白毛女爱情观不必过于惊诧 长江日报 10月16日 作者 李晓亮

近日,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,提到年轻人中流行的“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”的观点。现场有两位女生表示赞同,引起网友热议。

(长江日报 10月16日)

[长江日报一评]

从舆论反应看,以今律古“前卫”的观点,让很多人不安。哀叹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者有之,愤而大骂“90后”脑残者有之,苦口婆心作悲天悯人状,劝小女生迷途知返者有之。

激愤之语,基于自己头脑中预设的虚拟标靶,而罔顾了青年人发言的假设前提:发生在现代。喜儿或许是个临近毕业的大学生,黄世仁则是事业有成的明星企业家,想法我们未必能接受,但一个人有他人不可接受的想法不是犯罪,有多少学生如此认为,并没有数据,由一个案例推及一个群体,推及一种社会心理,可能反应过度。

据说这个故事当年公演时,有战士要枪击饰演黄世仁的演员。现在的“白毛女爱情观”,其实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文化多元的诉求。这不是是非不分恩怨不明的脑残,而是剥离了一切政治、阶层等纷繁因素后,一个青春期女生对爱情,对生活现实的一种纯属个人的见解,未必妥当,但是真实的,对待它的方式并不只有愤怒。余华说,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,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。假如今天以今律古的假设出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荒谬,那也说明当今某种大的社会环境和背景,也不是没有瑕疵的。

[现代快报再评]

需先做一个订正:文章讨论的显然是婚姻观而不是爱情观。爱情是基于爱,婚姻却不一定,婚姻自古以来更多的是利害考量。我们知道,古有“抢婚”习俗,凭的是实力,根本不在乎爱不爱。“千古艰难惟一死,伤心岂独息夫人”(楚王灭了息国,杀了息夫人亲属霸占她,她的抗议是做哑人)?如今的女孩子讲出这种话,无非是借以表达自己对婚姻前景的无奈(傍大款而被包的女人是不能算作明媒正娶的)。

文艺评论家熊元义是如何对大学生们评说“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”的不得而知。无论如何,借用“黄世仁”、“白毛女”两个定型的虚构人物发表议论,是不能自己定义这两个人物内涵的。“黄世仁”无权抢人抵债,“白毛女”不愿屈从一个毒打父亲的恶霸,这是基本的社会正义,任何时代都不应该改变,否则就是“非人”和“非人间”。

英语崇拜背后的商业崇拜

↓英语从娃娃抓起是中国的悲哀 中国青年报 10月16日 作者 王冲

[中国青年报一评]

除了中国,没有哪个国家会把英语强调到比本国语言还重要的程度。这绝对令人悲哀。语言的背后是文化,而文化的背后是实力,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盛行是英美体系获胜的结果。中国虽然经济快速发展,但软实力不够,语言文化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,自信心不足,故而才有对英语的崇拜;对英语的崇拜,实际上是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的体现。

目前,全世界20亿人在学英语,其中大量在中国,两亿多中学生为了英语考试而奋斗,大学生也为了过四六级狂背单词。欧洲国家可以讲两三种语言者大有人在,但德国、法国这样的大国,都重视对本国语言的保护。在德语不断受到外来语冲击的情况下,德国政界和学界一再提出,制定一部法律来保护德国语言,德国语言学会也提出,德国文化

部以及各州文化部应改善中小学生学习德语和提高德语教学质量。法国也是如此。

独独在中国,对英语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母语。不可否认,中国人对英语的热情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开始的,也是中国人渴望和外界交流的必然产物。这个产物在国家教育部门的强制性提倡下迅速发展,在逐渐演化为僵化的升学必考科目的同时,过度的商业开发也让它从一门语言变成商家谋利的工具。据悉,中国的英语培训产业价值150亿元,全国有5万多家语言培训机构。

有需求就有市场,但造成这一畸形市场需求的一部分原因是教育部门的规定。比如说,大学不通过四级不能毕业就是一个过时规定。实际上,大多数人一辈子用不到几次英语。

据报道,从2009年起,上海高校将“试水”全英语教学,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各类人才。对此,我持怀疑态

度,有没有水平足够高的老师?有没有这个必要?会不会在造就少数几个精英的同时,耽误了大多数学生?

对将来从事涉外事务的人才强化英语实用能力实属必要,有需求的人花钱去学英语也无可厚非,但全国性的强制学习完全没有必要。全民学英语只能制造全民疯狂,而这种疯狂正在商业利益的裹胁下侵蚀幼儿园的孩子。你知道,商人都会说这样一句话:孩子的钱最好赚。这背后,是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。英语,是提升社会地位、出国的重要一环,因此,要从小抓起。

其实,大可不必。英语并不难,把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3岁孩子扔到英国或美国的幼儿园,半年后都是一口流利的英语。我的大学老师,不是逼着大家背英文单词,而是逼大家背古文。他的观点是,母语水平到一定程度后,学外语其实很简单。倒是连中文文章都

写不通顺,更让人担忧。

[现代快报再评]

赞成作者的观点,不要把英语学习看得那么重,花那么多钱和时间上什么训练班,那是有些人要赚钱炒成的时尚。电子时代,电视电脑电影可以跟着学的机会和方式多着呢。

但是很不赞成作者说什么“语言的背后是文化……对英语的崇拜,实际上是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的体现”云云。这是无知的说法。当年法语多么火,俄罗斯人是很自负的,沙俄时视法国为敌也请法语家教;后来法国衰弱,英美强大了人们就学英语,这个世界很现实或者说很势利。你对中国文化再自信也没有用,全世界都通行英语,法国也不例外。本人一句法语不懂,前年春天就凭几个英语单词在巴黎乱转了一周,也敢走地铁迷宫;我在路上遇到的法国人现在并不排斥英语。

拯救诚信先从“非诚信”行业开始

↓征信制度不能成为垄断帮凶 重庆时报 10月16日 作者 石敬涛

[重庆时报一评]

近几年来,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。我国社会学研究专家郑也夫认为,中国社会在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两种结构中都出现了危机。而美国学者福山在其《社会信任》一书中,也认为中国是低信任度的国家。学者的忧心忡忡并非空穴来风。就以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福彩巨奖来说,虽然表面上是公众知情权和中奖者隐私权的冲突,但实质问题,却是福彩的运作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。事实表明,一场信任危机正在侵袭着中国社会。

但是,对于社会诚信危机的拯救,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之事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若急于求成,则可能适得其反,甚至伤害了社会诚信本

身。比如,将居民水电气缴费逐步纳入征信范围就是这样。首先,居民缴费所面对的对象,都是一些口碑和作为并不甚好的垄断巨头。在垄断利益面前,居民本就是弱势群体,有时候不得不花着很昂贵的价格,享受着很劣质的服务。而且,水、电、天然气等垄断巨头更是年年打着亏损的旗号,动辄涨价,想涨就涨,蚕食公共利益,令民众无可奈何,只能被动接受。

所以,从某种程度上看,缺少诚信的,并不是大多数的居民,而恰恰是水、电、天然气等垄断经营部门。现在,如果将居民水电气缴费逐步纳入征信范围,制度约束的不是缺少诚信的垄断部门,而是大多数民众。更让人担心的是,这种轻佻的捆绑,甚至可能成为垄断利益的帮凶——缴费信息纳入到征

信信息,因为怕有“信用”污点,居民将会进一步失去与垄断企业博弈的资本,从而使垄断企业平空多了一个有震慑力的秘密武器。水、电、天然气等居民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,“想涨就涨”将变得更加随意和得心应手。这种征信建设,很大可能只是给垄断利益助纣为虐,对全社会的诚信建设,好处却不大。

在笔者看来,将居民水电气缴费逐步纳入征信范围,实际上是用公众的权益做抵押,从而换取所谓的“社会诚信”。这显然是一笔不怎么公平的买卖。公民的权益,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沦为抵押品,无论能抵押到的东西有多贵重,无论这个赌注是输是赢,只要公民权益与公共利益下注的那一刻起,其实已经输掉了一切。所以,将居民水电气缴费逐步纳入征信范围,很值得质疑和商

榷。这种做法对社会诚信来说,只有少许功利意义,而无拯救功能。甚至,与其说这是一种拯救,倒不如说是另一种消解。

[现代快报再评]

说我们的社会存在信任危机,一点不假。权势者的不诚信最可怕。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的交通管理执法者居然用“钓鱼”的办法来打击所谓的非法运营,竟然说好心捐病人者不可能是“雷锋”;而据本周《南方周末》报道,北京市海淀区、镇、村三级有关部门居然联合伪造图纸骗村民拆迁,事发后总结的教训竟是万万没想到那里住了一个人代表!所以,很同意作者的观点,讲诚信不能只用来对付老百姓。诚信应当是对所有人和机构的约束,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助纣为虐,更不公平。

2007年春天,谢才萍在一家海鲜酒楼吃饭时,终于碰上了心目中的帅哥——26岁的罗璇。罗璇身高1.82米,精明强悍,一身紧绷绷的腱子肉,让谢才萍顿生无限遐想。

(中国青年报 10月14日)

从2009年起上海高校将“试水”全英语教学,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各类人才。今年首先计划在信息、金融、法律、生命科学等学科领域立项建设30至50门示范性全英语教学课程。

(新民晚报 10月12日)

近日公布的《征信管理条例(征求意见稿)》,首次明确负面记录保留期最长为7年,成为条例的一大亮点。据了解,目前包括电信用户缴费信息、居民水电气等缴费信息,都在逐步被纳入到征信信息中。

(环球时报 10月15日)